

的國歌，唱歌的是我們校中唯一的外國學生——朝鮮人李在天。

據他自己說很小的時候，他就隨他父親逃亡到了中國，他們在當時的法租界有一個復國的組織，其時滬校的體育主任申國權，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李的父親在法商電車公司當一名查票，所有收入儘量獻給那個組織，所以李常常繳不出學費，他所穿的全是申主任的舊物，穿在他身上，活像日本人着和衣。

這個熱血青年，想到他的祖國時，每致發狂。他雖然比我高好幾班，但因為我很瞭解他的情緒，所以我們像同班生一樣的接近。有好多次在打過熄燈鐘後，他拖我到操場的角落上，講述高麗亡國的經過和亡國後的情形，有時望空長嘆，有時咬牙切齒，一直談到午夜，我很同情他，我不能打斷他。我的義憤增加我對他的瞭解，雖然，同學中有不少人認為他已經患有歇斯的里亞症。

說到這裏，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因為李已沒有了家，他

鍊一個留爲他日之用的強壯體魄，在某一個假期內繳了一只浴盆放在大操場的角落上，天天清早來一次日光浴，那裡知道就在左近的交大女生宿舍裏，仍住有少數女生，事爲交大所悉，乃通知南模把這只浴盆撤了回去。

李在南模畢業了，據他在未畢業前所告訴我的，需要做事賺錢去推進。復國運動，可是畢業後却打聽不出他的去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知道他在銀行界服務，至於在那一家銀行，還是打聽不出，我們就此不再見面！

天才的早夭

——記一個已故校友周健生——

吳勁寒

事隔二年，北路同學傳來的消息，說他和他的父親在北平被日兵抓去，在押返他祖國的途中，父子双双跳車遁逃，據說他父親當時就死了，他負傷回到北平，以後怎麼樣呢？仍是杳無音訊。

不久以前，聽說母校申體育主任現在臺灣，但不知道他在何處得意，那裡居住，同學中如有知道的，請通報一聲，因為他可能知道我那韓國的朋友的下落，他如在世，我想他應該是在南韓，正繼續另一次的復國運動。

Janus 既是我的同鄉，又是我從小的同學，他比我高一班，除了高小和初中，我們曾分了手，其餘學程中我們都在一起，進了交大，雖然我們又機電分了家，可是我們一直住在一起，我們像同胞手足一樣。

從小學到大學，他在學業上

是智慧超人；他有出衆的記憶力和迅速的理解力，因此同學們感到他有多方面的天才，有人稱他做怪傑。他那瘦瘦的身子，清秀的面孔，和一副玳瑁邊的眼鏡顯出了他有藝術家的瀟灑和科學家的克實，經過三年南洋模範中學四年交大的薰陶，他的克實多於瀟灑，等到踏進社會，慢慢地瀟

酒和克實平衡起來。

他在滬校的最後一年正是太平洋戰爭方興未艾的時候，滬上來了一批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員，其中有二個——張和朱——是我和J的初小同鄉同學，因為他們知道J在讀電信，而且他曾經設立過業餘電臺（呼號 XU81J, JT，就是他的名字 James Tseu），所以朱趕到我們的寓所（當時我們和其他二個同學阮善先宋孝芳同住，在雷飛路雷飛坊）秘密商量設立一座和上峯通話的電臺，我和J認為這是應該做的，只是配件無法購得，考慮後決定去向張貢九先生設法，因此約定在二星期後由朱來聽回音，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住所。

還不到二星期，我們正在午餐桌上，朱便來了，他拉我到露臺上，告訴我張已被捕，而據憲兵隊內線的情報，知道他供出了我，當下我只拿了幾本書和幾件內衣，暗暗告訴J我準備藏身處，所電話號碼，匆匆離開寓所，和朱分道揚鑣。

就在這一午夜，五個日本憲兵闖進了我們的寓所，鏑上了J阮宋三人，追問我的下落，他們回答得很好，都說他們不可能知

向捕房要了一輛紅色大警車和幾個包探，搜去了我的照片和日記，封上了房門，把他們三人押上警車，臨走時告訴我們的僕人，說是要抓到我才放他們回來，包探們則暗守在屋內巷口，等候我的回來，我的照片隨即被成打的翻印，分發到各車站輪埠及出入要道的憲兵或警備部隊去，他們正兜捕我。

包探們一直守到第二天晚飯時方才撤退。在他們守望期間，我兩次打電話回去，接電話的就是一個包探，我聽到聲音不對，總算把自己掩飾過去，夜間我變了變嗓音，再打電話去，這才聽明了是僕人的聲音，我明瞭了案情，當下我托僕人如何去探監，此後我就在外設法營救他們三人，當然，我的電話是在不同的店舖裏打出，而我所躲藏的地方也不再是J已知道電話號碼的那處了。

他們卸鑰入獄後，阮宋二人被逼供的情形較好，事實上他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雖然宋是另有任務的，J可就慘了，因為日兵調查得他是我多年的同學，又是同鄉，因此可能是同謀，所以，什麼「老虎凳」「水漫金山」

起苦刑，他並未吐露真情，連那電話號碼也沒有說出來，事實上像他那樣的記憶力，他決未忘記，只因他知道如果說了出來，就等於吐露真情——只有承受了眼前的苦刑，才免得了日後的惡果。這一點並不是普通一個有藝術和科學天才的人而是英雄好漢才能做到的，J的確是一個怪傑，這個怪傑救了我。

經我多方的奔走，他們嚙了三個星期的鐵窗風味，終於被釋放了，每個人都瘦了些，J瘦得更利害，探監送去的東西，他們並沒有照單全收，我呢？人雖沒有下獄，却瘦得最利害，心理受苦原比身體受苦更甚！

J畢業了，畢業後的第一個秋天，他因感冒而咳，久咳成癆，因此，他得回鄉靜養，我們就此分了手。卅五年春，一張喜帖飛到了我的辦公桌上，他帶着第二期肺病結了婚，我的勸告已經太遲，事實上我知道得太遲，婚後不到一年，二十九歲的周健生與世長逝了，TB菌帶走了還沒有一個年輕的寡婦，一個剛出世孤兒，一個年老的母親，一所陰深的住宅，和一些田產在今日自然也都是被「清算」的對象了。